



每年秋天，母亲都要腌制韭花酱。把似开未开的韭菜花一朵朵采了洗净晾干，在菜墩上剁碎，撒些盐，密封在干净的海碗里。小时候饿了戳上几筷子，填在窝头里，偷滴上几滴香油，那叫一个香。这种香，不亚于挖了油罐里的猪油混上盐粒抹在窝头里的饕餮。韭菜花香，纯正香油香，玉米窝头香，各种素朴的香叠加在一起，芬芳、灵动、飘逸、厚实，熨帖，真是人间至味。

求学期间，每周回家带两瓶咸菜，白萝卜咸菜条或豆瓣酱，偶尔有瓶韭花酱，我和饭友便让它早早见了底。当然，狂喝水是一定的，于是几个人合作，去井台推链子车绞水喝，咸得很呢，渴得厉害，呵呵。若再有包茄子韭花酱，煮熟了的茄子里裹了韭花酱，那茄子不免也跟着富贵起来，香过肉了，这都是韭花酱的功劳。

小时候固化的味蕾，经历的岁月愈久，嗜好愈是顽固。想念韭花酱的时候，就买一把翠绿的韭菜，包饺子来吃。吃着韭菜饺

环堤公园赞

□ 王志国

是谁动用鬼斧神工的力量
改变了一座百年大堤旧时的模样
荒芜的土堆化身雅致的驳岸
错落的轩榭沐浴秋日的阳光
绿树繁花摇曳着多彩的身姿
昔日的臭水沟里，如今正碧波荡漾

就在还未走远的昨天
这里沉淀着老城人难掩的忧伤
护堤河是一潭灰暗的死水
丛生的杂草在岸边疯长
空气弥漫刺鼻的味道
成群的蚊蝇飞舞在垃圾上方
承载着城市记忆的古堤
宛如一只蛰伏许久的凤凰
在苦苦等待重生的火光

民之所呼，政之所向
我们的奋斗目标
正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环、四段、五湖、十景
一支描画民心的巨笔
绘出百年大堤新新的气象
环堤公园开建的消息
在城市上空张开了翅膀
生活在美丽宜居的家园
再也不是遥远的梦想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一支支队伍奋战在施工现场
花城水色、碧水菏泽
无数的身影昼夜为蓝图奔忙
一座百年大堤的遗迹廓迹
一处体验自然的生态绿堤
一条城市文脉的文化水链
和谐美好的设计理念
一点一点成为鲜活的景象

将五彩斑斓的景色一遍遍触摸
忍不住轻嗅沁人心脾的花香
看水中自在游戏的水鸭
拉出的水痕泛着夕阳的金黄
追逐嬉戏的孩童笑声不断
缓步而行的老人神态安详
从厚重历史中走来的环堤公园
历经时光变迁、岁月沧桑
如今终于华丽蝶变、盛装登场

美好的家园萦系着幸福
千年的古城装满了希望
天人合一、外圆内方
本地人留恋、外乡人向往
战天斗地的菏泽人民
正在谱写新时代的华章
魂牵梦绕的桑梓故土
正在铸造奋斗者的辉煌

长河浪花

悠悠韭花香

□ 郭晓兰

子，听着吕剧《喝面叶》，看着那个游手好闲，喜欢吃喝玩乐的陈世铎被灵秀的妻子梅翠娥装病唬得一愣一愣的，手忙脚乱地擀面叶，烧火，煮面叶，觉得陈世铎和韭菜饺子一样可爱极了。原来烟火日常如此鲜活、动人、有趣，充满生活最美好最真切的情意，让人无比欢欣，万分依恋。

打开母亲做的韭花酱，深闻一口，香浸肺腑。曾经，一盘韭菜花成就了一个千古传奇，“韭花一帖重谬琳，千古华亭最赏音”，使书法有了说不出的光芒。也是在某一年的秋天，有着一光芒名字的杨凝式一觉醒来，觉得有点饿，“昼寝乍兴，辄饥正甚”，恰巧宫中送来一盘韭花，也许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许韭花做得的确足够诱人，“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腴，实谓珍馐”，总之一吃便难忘，一放不下便一挥而就一封手札答谢，不曾着意，也不自意，不自知，却成为天字头传世之宝，荣位天下五大行书之列。

一盘韭菜花成全了一篇绝世之作，一如那个不经意的春日，醉后的王羲之在千年的兰亭，随意写下的《兰亭集序》一样。一如

夕阳西下，东篱采菊，眺望南山的陶潜一样，鸟儿倦飞也知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日月星辰，山河岁月，天地光阴，似乎愈是天然、本真、纯粹的东西，愈是具有洁净、安恬、充满素禅的一种美意，一种格局，一种气象，书法是，生活是，人生也是。

年少不懂世味，青春不解红尘，越往前活，越发现自己愈来愈依恋由母亲经手的流年。她把韭花的洁白、纯净，人性的良善，诚朴根植在了我的血液中、骨头里，让我一步一步走在尘世里，踏实笃定，感恩万物，心生欢喜。布衣暖，韭花香，诗书兴味长。这暖，浸润肌骨，气象万千，这香，甜腻芬芳，悠远绵长，袅袅婷婷地飘啊飘，一直飘到了我拙朴的笔下。



曹 风

深秋柿红

李京光 摄

从半碗稀饭说起

□ 陈 奇

十几年前，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在“老院”和保姆一起生活。一天，我去看望她。发现老人家正端着碗一会儿看看喝剩的饭，一会看看保姆的脸色，似乎很作难。当她看到我轻手轻脚出现在她眼前时，不禁两眼放光，欲言又止的样子。

还是当儿子的我了解老娘：碗里喝剩的稀饭，又凉又沥，就不愿再喝了。倒掉，怪可惜的，更怕那保姆老娘给她脸子。

“娘，看见稀饭我就想喝，这半碗玉米粥让我喝行了吗？”

“中中中，俺小喝了把！”

我接过母亲手中的碗，扬起脖子一饮而尽。母亲乐了，保姆笑了，我也像完成一桩神圣使命似的。稀饭到胃里还凉凉的，可心里却热乎乎的。

嗣后，和人谈起这个事儿，他们不解地说：“这年头好饭好菜吃剩的还倒掉呢，八十多岁的老人喝剩的半碗稀饭更应该倒掉了。你已是著名记者，资深媒体人，工资又很高，会过得太恨了！”

我说，我喝的虽是母亲喝剩的稀饭，可觉得又不是稀饭，而是一种儿子对母亲的尊敬和孝道。因此说，也只有母亲喝剩的饭，我才能这样做。

近读《大众日报》著名记者、资深媒体人逢春阶先生发表在《党员干部之友》杂志上关于阐释“色难”的署名文章，使我反复看了几遍，感受颇深。他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好与贤已者的子夏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为孝乎？”逢先生又引《小戴记·典礼》所云：“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意思是能在无声中体会到父母之意，始是孝。由此可以看到，古人所说的“孝”，恰恰不是有好吃的让老人先吃，有好穿的让老人先穿，好房子让老人先住等才是孝。他们认为真正的孝、大孝，必须要有“敬”。对老人和颜悦色，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假装出来的。“色难”是心难，是态度难。

敢于把母亲吃剩的饭吃下去，如若是在演戏，那就距“孝”字有十万八千里了。母亲在进入老年，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在其几个子女中，她乐意跟着我住，我想原因之一就是我能乐意吃下她老人家吃剩的饭菜。没雇保姆之前，母亲在我家居住时，一家老小四世同堂同桌共餐。妻子为母亲盛在碗里的饭，和大家同样是满满的。可母亲能吃完的时候不是太多。我一般都靠近母亲坐，老人家吃喝后，碗里无论剩多剩少，我都端起来吃了。母亲总是很开心，从不为吃剩的饭发愁。可有一次我出差几天归来，打扫客厅的卫生时，在母亲常坐的沙发旁那个大立体空调后面的墙角处，发现了一些吃剩的馍、菜、酥肉疙瘩等。我立时就明白了：这应该是母亲所为。因这几天她吃饭时没有我陪伴，坐在沙发上吃饭时，吃剩的怕孙辈们不乐意吃，无奈之下，只好悄悄地抛在墙角的角旮里。我一边不动声色地悄悄打扫，一边自责自己出发时没能叮嘱妻子适量给母亲盛饭、盛菜，多询问老人家的饮食需求。

孝敬父母等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古至今，对“孝”字的关注阐释者甚多。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对于“孝”字，我感受颇深。我不能说自己就是一个孝子了，但我可以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都在向着争当孝子的路上努力前行。本文开头所讲，敢于把母亲喝剩下的饭一仰脖子喝下去的人虽为数不多，可我并没有认为这就是孝，更没有认为这是“大孝”。而是认为儿子孝敬母亲，应敢于付出一切，乃至生命。当然付出生命孝母的情况事例不是太多。但正常情况下，在物资钱财上，在时间精力上去孝敬母亲，我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且说1959年我5岁时，我和一个穷孩子到一棵巨大的老梨树下去玩耍时，偶然间发现了大树最顶尖上茂密的叶子下面，有一个梨子得以侥幸成熟。连成年人都很难攀爬的大树，我一个小孩子找人打撈梯，

舍命上树，冒着很大风险，终于取下梨子。我欣喜若狂，手里的梨子端详半天之后，虽馋得流口水，可认为只有送给母亲吃，才最有价值。回家找到母亲献上梨子，她惊喜询问梨子来历，我一五一十说明情况，母亲惊心动魄，难过之极，自己坚持不吃，让我吃下去，增加点营养。我坚持非让母亲吃下不可，母亲被我缠得没办法，只好吃下梨子。够个梨子能孝敬母亲，使小小年纪的我充满成就感。于是，我便坚持天天到梨树行里去玩耍，瞪大眼睛，仰着脖子搜索被主人遗漏的梨子，盼望还能找到梨子，再次孝敬母亲。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另一棵大树上发现了梨子，可这一次发生了意外，爬到树尖上取梨子时，险些坠落，肚子皮挂了一炸多长的大口子。

一晃十来年过去了。1971年，十七岁的我进工厂当了工人，三年学徒工，每月工资18元，可我留下6元的馍票，6元的菜票，1元的理发、牙膏等零用钱，就把所剩的5元钱一把交给母亲，为的是让她过日子少作些难。在学徒的三年里，我几乎从未买过衣物，把厂里发的工作服当成新衣服下了班穿，而把自己参加工作前所穿的破烂衣服洗洗补补当工作服穿。到了1979年，25岁的我要结婚了，还穿着平时穿的旧衣服，腰包里掏不出买身衣服的钱，未婚妻不解地问，我上班8年来攒的钱呢？我无言以对，不知该如何回答她。在她再三追问下，我才讲了刚参加工作，工资低，省下点钱交母亲贴补家用。后来工资涨了些，除继续交给母亲一些外，每年省吃俭用能攒下百十块钱。1976年初，我咬咬牙花100多元钱买了块新手表，可还未戴半月，在部队当兵的三弟给我来信，说战友有不少人戴了手表，他也很想戴，却没钱买。我一咬牙从手腕上捋下表，给弟弟寄走了。又过两年多，我又攒够钱买了块手表。到结婚时，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只有身上穿的旧衣服、手腕上的手表和所骑的一辆“白山”牌自行车。



带着爸妈去旅行

□ 夏海芹

趁假期还在，趁父母身体还好，我们决定带父母出去旅游。老公、婆婆、我、老爸老妈，还有儿子。六人中，年龄最大的婆婆86岁，最小的儿子9岁。

老人腿脚不方便，既不能爬山又不能涉水，为此，我们随车把吃、穿、用的东西带齐，还带了各种常用药，密密麻麻塞满了后备箱。

经过四个小时的行程，汽车来到山西平遥。我们挑选了一家颇具地方特色的客栈，红灯笼、太师椅、大通铺，爸妈们都很满意。我和老公搬行李，交订金，再推出随车带来的轮椅，婆婆坐上，就开始逛古城了。

平遥古城建于西周，明清时期重筑扩修，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实物标本。古城青石铺路，灰砖灰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雕梁画栋，木工活精细讲究。屋檐下的大牌匾，漆黑底，烫金字。置身城中，时光仿佛倒流，钱庄、票号、镖局、县衙，尽在眼前。它们，是繁盛一时的晋商的见证。

我们先来到日升昌。导游讲，这里是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它的分号几乎遍布全国。票号是三进三出的庭院，并不太大。一进，是柜台和账房；二进，是汇兑室和伙计的住处；后院是客房和伙房。院子下面，还有一个大地窖，是真金白银的存放处。老人们兴致很高，都想到地窖里看一看。台阶陡，光线暗，我和老公把她们一个个搀扶着下来，又搀扶着上去。

出了日升昌，转到华北第一镖局。开镖局是高风险的职业，如果把押送的货物弄丢了，就得双倍赔偿。但利润也极为可观，镖师每年能拿到120两银子，而当时的县太爷，一年不过是45两的俸禄。当然，做镖师得有真本事，还得能吃苦。镖师有“三会一不”：会搭灶台、会修鞋、会理发；不洗脸。不洗脸，是因为风沙大，脸上附着的灰土，能起到抵挡的作用。

老爸站在镖师介绍那里，弯腰仔细看。我上前催促：“走呗！俺妈都等着急了！”我们六人中，妈妈不识字，婆婆听不懂，这俩人，纯属凑热闹。但，能出来转转，她们凑热闹也开心！

爸爸并没有要走的意思，他对导游说：“我反映个事！”我瞪大眼睛，只听爸爸说：“理发的发的繁体字写错了。你们印的是发展的发，两个发字不一样。”

天呐！还有这样的不同！

我忙搜百度，果然“理髮”与“發展”，两个发的繁体字截然不同。我敬佩地看着爸爸，导游也连声惊叹：“印错了吗？从来没有人发现呀！一会儿我就向上面反映！”

又转了几个钱庄票号，老人们就累了。街角胡同里，有一个卖“碗壳”的小摊，我们一人要一碗，尝尝这山西的稀罕物。妈妈边吃边说：“这个，跟我做的蛤蟆个朵差不多！”我逗她开心：“还没您做得好吃哩。”

一路走来，平遥城保持着古老、古朴、古色古香的面貌。有些墙壁的蓝砖斑驳脱落了，有些甚至还是土墙，连小商贩，也是推着小木车，沿街吆喝着叫卖。不论是立于街边吹糖人的，还是垒起灶台卖糕点的，还是弥漫了整条街的醋香，一切，都是原汁原味的旧时模样。这些，应该更能引起老人们的回忆吧。

晚上，我和老公坐在客栈的台阶上，看平遥夜景，吹清凉晚风。

“咱俩单独出来玩过没？”我问。

“你看，怎么可能！”他答。

“可不是，有这么多拖累！”我夸张地叹气说。

然后，我俩哈哈大笑。客房内的四个人，已经酣然入睡。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我们幸福的“拖累”。



婚房更别提，父母都长期租房住，我更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未婚妻苦笑着说：“我真是犯傻了，我是家中独生女，父亲在城郊是老队长，母亲是烟厂老工人，我是地区国营企业职工，给我介绍的对象有军官、有干部、有文化工作者，论家庭、论人才、论富裕都比你强，怎么就单单看上你这个光腚猴了？”话题绕远了，不说这些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幸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系，且是带着工资上大学。家里经济条件一天天好转。周六周日，其他同学都或休息或游玩，我却去一些单位采访写稿。不但使所学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而且由于写作水平大大提升，所写新闻稿件几乎百分之百被多家新闻媒体采用，稿费虽不高，一篇稿三元、五元、十元八元，每周挣稿费少则三五十元，多则六七十元，一个月挣稿费三五百元也是经常的事。这样，我把单位每月给我邮来的八九十元工资原封不动邮给妻子、孩子。所挣稿费供我生活和用于上学开支外，还能剩个二三百元。这些钱我则主要用于孝敬母亲和外祖母。

记得我上学第一学期，就给母亲买了一台14英寸孔雀牌黑白电视机，使母亲在很多家庭都没电视时，便较早地看上了电

最难忘

长河浪花